

薩郎波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弗羅貝爾著
李劫人譯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薩 郎 波

弗羅貝爾著
李劫人譯



目次

第一章	大饗	一
第二章	在西嘉時	二八
第三章	薩郎波	六一
第四章	在迦太基的城下	七四
第五章	大里特	一〇二

第六章	項龍·····	一二六
第七章	漢密迦霸兒迦·····	一五六
第八章	馬迦兒之戰·····	二一五
第九章	在鄉野間·····	二四四
第十章	蛇·····	二六七
第十一章	帳下·····	二八八
第十二章	運水石道·····	三一八
第十三章	摩洛克·····	三四九
第十四章	斧峽·····	四〇三
第十五章	馬多·····	四六一

第一章 大饗

此書開場在麥喀拉，換句話說來就是在迦太基附郭，漢密迦的花園中間。

凡是漢密迦在西西里島上統率過的兵卒，都因為慶祝厄里克斯之戰的紀念，設下了很熱鬧的筵席，並且因為主帥不在家，他們人數又衆多，所以他們就自由自在的吃喝起來。

穿紫銅戰靴的隊官們安在中間一條道路上，朱紅綴金流蘇的帳篷底下，那帳篷從馬廐牆外一直搭蓋到那大房子的頭層露臺；全般兵卒俱散處在樹蔭之下，就在這地方便看得見許許

多多的平頂屋，棧房，酒室，貨倉，麵包製造室，武庫，以及一所畜象的院落，一些畜猛獸的深窟，一所禁閉奴隸的監獄。

無花果樹繞着廚房；棚林蔓延到青碧的叢薄旁邊，那里就有好些紅石榴照耀在棉花樹的白球中間；果實累累的葡萄藤纏附在松木架上；一片玫瑰田也繁榮在菟蘿的下面；長青草地上隨處都有些百合花在那里搖曳；各小逕上都敷得有滲和珊瑚粉的黑砂，而當中那條柏樹路，從這端到那端，儼然就是兩行綠色的尖頭柱。

那座用呂密底地方的黃斑大理石建築的宮殿巍峙在頂裏面的大屋基上，一共四層，層層都有露臺。以牠那種每級角隅上都陳設有敵艦頭上之裝飾物的烏木廣梯，以牠那種繪有黑十字紋的朱戶，下部所張的防禦蝎子的青銅網，上部密洞中所嵌的鍍金方格子等等，在兵卒們眼裏看起來，其猙獰的形狀，也無異於漢密迦的臉，又莊嚴又攻之不入的了。

議會故意把漢密迦的房屋指給兵卒們拿來做大饗之用；所以那般睡在埃司克姆大廟中的病人，並且是從黎明以來就行動起了的，才拖着他們的拐杖到了這里。其餘的人隨時都有來

的。陸陸續續從各小逕中湧出，簡直同那匯注在一個大湖之中的急流水一樣。從樹木之間可以看見灶下廝養們驚駭而半裸的跑來跑去；草地上的羚羊都嘶鳴着四處奔逃；太陽業已西斜，香櫟樹的濃香中仍夾着一派沈濁的臭氣，就是這羣揮汗如雨之人的臭氣。

此中有各地方的人，有李規兒人，有古葡萄牙人，有霸勒亞兒人，有黑人，並且有羅馬的逃人，在多利德人重濁方言的旁邊聽得見色爾特人的音調，這音調漂亮得同戰車一樣，而且以約里人的語尾又常衝突在那苦澀得同金狼嗥叫聲相似的沙漠子音之上。希臘人之易於辨別的原故是由於他們輕癯的身材，埃及人便由於他們高聳的肩膊，西班牙人便由於他們寬博的腓肉。迦利人傲然搖着他們軍盔上的羽翎，迦巴多色的弓手身上用草汁塗得有種種的大花，李底人穿着婦女的袍子，趿着拖鞋，帶着耳環在用餐。還有許多人因為穿的是朱紅盛服，便都彷彿化成了珊瑚的雕像。

他們有半躺在坐褥上的，有蹣跚在大食料周遭的，也有平伏在地上把碎肉撮來吃的，也有弓着背撐在手肘上，好像一羣獅子剛把捕獲物急急受用之後做出那種安閑態度似的。來遲了

的人都倚樹而立，瞪着那些半隱在猩紅氍毹衣下的矮桌子，等候他們的輪次。

漢密迤的庖廚不夠敷用，議會因給他們送了许多奴隸，食具，床榻來；花園中間，就如在戰場裏焚燒死人一樣，看得見好幾堆燒烤全牛的明火。鑲有茴香的麵包交錯在比盤子還重的大奶餅之間，盛滿酒的耳樽，盛滿水的長頸壺，俱放在花卉盈盈的金絲花籃之側。那種可以隨意吞嚥的樂趣全洋溢在衆人的眼裏；歌聲也東西響應起來。

起初，他們吃的是綠醬炙的雀兒，裝在黑色凸花的紅土盤中，其次是在迦太基海濱收集的蚌蛤，是小麥羹，是蠶豆羹，是玉麥羹，是盛在黃琥珀杯中的菜菔燒螺螄。

末後，桌上全擺的是肉食：帶角的羚羊，帶毛的孔雀，甜酒烘的全羊，母駱駝同水牛的腿，松茸燒刺猬，油爆蟬子，酒漬山鼠。鄧哈邦里木鉢中盛的油脂碎塊俱浮在鬱金花裏。種種東西都翹在滿汁，地菌，阿魏的面上，果實堆的尖塔坍下來壓着蜜餞點心，人家並不曾把那用青果渣食肥的大肚褐毛小犬忘記，這是最爲外方人歎賞的一樣迦太基美肴。令人吃驚的新食品於是更激動了胃上的貪慾。那般把長頭髮高挽在頂上的高盧人只顧搶奪西瓜和檸檬，拿去連皮就放在口

裏大嚼。黑人從未看見過海蝦，因才被牠的紅爪把臉刺破。面孔刮得比大理石還白淨的希臘人把他們盤中的殘肴只顧向背後拋擲，至於穿狼皮的布呂西湧牧人卻悄悄的吞嚥着，連面孔都埋在他們的食器中去了。

夜色下來了，大家遂把張在柏樹路中的日障收去，點上火來。

於是燒在雲紋石盆中的鮮活的石油火光便把繫在杉樹杪上供奉月亮的猴兒們都驚了起來，吱吱的亂叫，這也是使兵卒們高興的一件事。

橫斜的火光閃巍巍的照在青銅甲上。各式各樣的光點從嵌寶石的杵上迸出。凸鏡鑲邊的耳樽反映出把眉目口鼻俱放大的人面；兵卒們爭擁在樽的四周很驚怪的來看，並扮着鬼臉來取笑。他們又把一些象牙腰佩和金的搔癢具等拿來從桌面上你擲我我擲你頑要的。大家都大口的喝着那裝在革囊中的希臘酒，盛在巨壺中的岡巴里酒，用木桶運來的西班牙酒，以及棗兒酒，肉桂酒，蓮花酒等等。所以竟有醉泥了倒在地下的。肉品的蒸汽和口裏呼出的氣息都薰騰到樹葉中間，又有牙齦的咀嚼聲，又有語聲，又有歌聲，又有酒盞聲，又有打成千百片的岡巴里盆的

碎聲，還有大銀盤的一片瀏亮的響聲。

他們沈醉之時，遂漸漸想起了迦太基不公道的地方。實實在在的，這個共和國既被戰爭弄得筋疲力盡，便也只好讓這般退回的隊伍一齊廝集在城內。他們的大將紀士公原本很謹慎的把他們一批一批的遣回，以便易於籌辦他們的軍餉，而議會也曾相信他們到末了總可以答應把擔負減少一點的。然而到了目前，衆人業已大不快意於他們，因為無力發付他們欠餉的原故。這筆兵債之在人民腦中委實無異於盧打許所要求的三千二百打郎的國債，所以換句話說來，這般傭兵之於迦太基也算是一個仇敵同羅馬一樣的。傭兵們也懂到這一層，因此他們的忿怒才一變而成了威駭與浪費的舉動。最後，他們要求會聚一次以紀念他們的勝利和平派答應了，並借此拿來報復漢密迦，因為他是戰爭最力的人。但是戰爭也把他的心力耗盡了，所以當他對迦太基大爲失望時，因才把傭兵的統制權仍交給了紀士公。其所以要把他的宮室指定來招待兵卒的原故，無非要把別人對他們所積的怨毒分一部份引到漢密迦的身上罷了。況乎費用是很大的；漢密迦差不多要完全擔負的。

傭兵們既把折服共和國的舉動拿來自矜自滿，他們自然要相信不久之間定能把他們用鮮血換來的軍餉裝在外套兜裏各回故鄉去的了。不過在酒氣薰蒸時候，又覺得他們費的勞力太多而報酬太少。他們便互相指點着他們的創傷，互相談說起他們的戰爭，他們的行程，以及他們故鄉的遊獵。他們因而就模衍起猛獸的怒吼，和猛獸的跳躍來。繼而那些醒醒的賭品一拿來；他們便把頭濡在長頸提壺裏，就那樣不住口的喝得同渴極了的駱駝一樣。一個身材絕偉大的古葡萄牙人，手上舉着一個男子，挨桌奔去，鼻孔裏一面咳着火，還有一些不脫鋼甲的斯巴達人用一種沈重的步武跳着。有幾個和婦人相似的人做着極淫蕩的模樣向前走來，別的一些便在酒盞叢中脫得赤條條的好像鬪獸。勇士一般預備來角觝，更有一羣希臘人，正當一個黑人執着一根牛骨敲起那面青銅盾時，他們便在一具繪有花神的盆子四周跳舞起來。

他們忽的聽見一片如怨如慕的歌聲，一片剛猛而委婉的歌聲，在空氣中一揚一抑彷彿一頭帶傷鳥兒在拍擊牠的羽翼一樣。

這是地牢中俘虜們的聲音。有一些兵卒便一躍而起，特爲去釋解他們，條的都不見了。

他們回來時，便從塵埃中間，吆喝喝喝，驅來了二十人，即是由他們極慘白的臉上一眼就分辨得出的二十個人。他們剃光的頭上各蓋有一頂圓錐形的小帽子；穿的是木板履，並做弄出一種鐵器聲音，就如正在行走的小車一樣。

他們一走到柏樹路上，便散失在人叢當中，因為大家都在詰問他們。其中只有一個人呆立在旁邊。從他大衣的裂孔中看得見他那勒有長刀痕的肩頭。他垂着下巴，帶起那多疑的神情向四圍亂看，並且因為火光的照耀，所以把眼皮微微閉着；但他既察覺了這般武士中沒有一個恨他的，於是一口很大的歎息才從他胸中迸出。他搖嘴咂舌的說，又在把臉染溼的淚光之下微微笑了笑；其後他便捉住銅環把滿滿一樽酒高高舉在空中，手腕上還懸着鐵鍊，於是睜着天，依然舉着酒樽說道：『第一便敬禮你，埃司克姆大神，自由的創造者，吾鄉呼之為埃司舉拉卜的！其次敬禮你們，泉水，光明，林木之神！再次敬禮你們，凡藏於山下和隱在大地之巖窟中的上帝們！並敬禮你們，披着雪亮甲片釋放了我的勇男兒們！』

立刻他便把酒樽擲了，追述起他的歷史來。原來大家都喚他為斯邦丟。曾因厄紀萊斯之戰

爲迦太基人所擄，他又打着希臘語，李規兒語，腓尼基語，把衆傭兵申謝了一次；他吻了他們的手，末了，一面恭維他們的宴會，一面便做得很詭異的沒有看見榮譽爵在這里。原來那六面之上每面俱嵌有碧玉葡萄蔓的金爵是專屬於一羣國民軍的東西，就是一般身材頂高的年青市民所組織的國民軍。這東西算是一種特典，差不多同祀天的光榮一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共和國的國庫中也再沒有別的東西能使傭兵們垂涎的了。他們也就因爲這金爵而極懷恨國民軍，於此也可見得那般以生命冒險的人無非是蓄着不可思議的愉快想捧着這金爵痛喝一口罷了。於是乎他們就遣人去索取這些金爵。金爵是保存在西司特的庫中，這是一般共食商人們所組織的商飯的名字。奴隸們空手回來，因爲這時候凡是西司特的會員都睡靜了。

傭兵們回說：『那嗎去喚醒他們！』

第二次回來，人家告訴他們說金爵是藏在廟裏的。

他們又回說：『那嗎去把廟門打開！』

及至奴隸們戰戰兢兢的承認說金爵原來在紀士公將軍的手內時，他們便狂呼道：『那嗎

去叫他拿來！』

登時，紀士公便由國家衛軍簇擁着從花園深處出來。蒙着極寬博的黑袍，用一頂嵌寶石的金冠把袍領勒在頭上，那袍沿身垂下一直纏到馬蹄，遠遠看去，分不出是夜色嗎還是人。大家只看得見他的白鬚，他冠上的光輝，他那繫有敲着胸膛的藍色大銀章的三角項圈。

他一進來，兵卒們都歡然的向他致了敬禮，一面大喊：『金爵！金爵！』

他開口就說人家之所以尊敬他們的勇概，因為他們都值得尊敬的原故。這一下衆人都拍着巴掌，快活得咆哮起來。

他原懂得這種方法的，因為他曾在彼方指揮過他們而又偕同最後一隊人在最後一隻戰艦上回來的。

紀士公遂接着演說共和國原極尊重他們因民族而異的區別，以及他們的習慣，他們的信仰的；他們在迦太基業已很自由的了！至於國民軍的酒盃，這卻是一種特別的私產。他才說到這裏，斯邦丟旁邊一個高盧人忽的跳在桌子上，對直向紀士公奔來，舞着兩柄利劍來威駭他。

這將軍不聲不響，只拿起他的象牙重杖在來人的頭上一敲：這野人便跌倒地上。衆高盧人都怒吼起來，並傳染到別的一般人，他們中間的一些暴徒就打算向衛隊們撲去。紀士公把肩頭一聳，看見衛隊們都失了色。他暗想他的勇力用來抵抗這般狂忿的惡獸大概是無益的。他最好是將來用點別的手段來圖報復；於是他便做了一個手式給他的衛隊而緩緩的走開。跟着，走到大門底下，他才回頭向傭兵們喊說他們定然會懷悔這番舉動的。

筵宴又開始了。不過紀士公是可以再來的，並可以把這片聯於峭壁之後的郊地包圍，而將他們聚殲在城牆之下的。所以他們人數只管衆多，但也覺得好生的孤單；因之那沈睡在他們下面暗影中的城池遂也拿起牠那重重疊疊的石梯，牠那黑色高屋，和牠那些比其間的人民還爲凶惡的杳杳茫茫的天神們，忽的使他們恐怖起來，遠遠的一些探海燈在船埠上溜動，而喀猛廟裏也有一些燈光。他們因想起了漢密迦，他在何處？爲甚麼和約訂了之後就把他們舍棄了呢？他與議會的爭執看來只是一種特爲要損害他們的把戲。他們不滿足的怨恨遂又落在他的身上；於是他們便咒罵起他，一面又因他們的私忿而彼此越激越怒。就這時候，菟蘿樹下忽聚了一大

堆人。這因爲在看一個黑人，他正手脚拍地的打着滾，眼珠定定的，頸項紐着，滿口的白沫。一個人喊說他中了毒了。衆人都自以爲也中了毒。他們便向奴隸們撲去；一片驚人的喧譁因就發生起來，而迷妄的破壞性也潮湧到全體醉兵身上。他們無意識的向四面打去，有傷的，有死的；有一些便將火把擲到樹葉叢中；別的一些便支撐在獅圈欄杆上，拿箭去射殺那些獅子；最大膽的更向戰象奔去，打算喊斷牠們的巨鼻，吃牠們的長牙。

而且霸勒亞兒的彈子手，特爲更巧妙的來圖破壞，他們遂轉到宮殿的角隅上，卻被印度藤編的高籬阻住。他們拿匕首把籬上的革條割斷，於是就走到了面臨迦太基全城的宮門之下，在一片滿種着整齊植物的別一所花園當中。一行接一行的白花，在藍色土上描畫出許多長的弧線，就如同星軸一樣。黑魃魃的矮叢林中發出一派甜蜜而熱的香氣。又有許多塗成朱色的樹幹，儼然就是一些血淋淋的石柱。當中有十二枚銅座，每一枚上放一個大玻璃球，好些暗紅光縷錯錯落落的充塞在凹心中間，極似那還在瞬動的大眼珠。兵卒們都執着松明在照路，一面蹣蹣跚跚的在斜坡上走着，非常的辛苦。

但他們卻看見了一片小湖，是用藍石短埂分成了好幾段的。湖水清澈得以致松明的火焰一直戰動到底，照在金沙和白石的湖心上。湖水被撥動了，光明的金沙也翻騰起來，許多尾上帶有寶石的魚也浮上了水面。

兵卒們一面狂笑，一面就拿指頭挖着腮，將那些魚取到桌子上。

這些都是鱈兒迦氏的魚。都是原始鱈魚的種子，即是曾經孵化過女神可藏匿的那枚卵的鱈魚。這種冒瀆神聖的觀感還更引起了傭兵們的食慾；他們急忙放些火在青銅盆下，歡然的來看那些佳魚在開水中間跳盪。

兵卒們都推來攘去的，他們不復害怕了。大家又動手喝起酒來。他們額頭上流下的香水把那襪襖的披衫都大滴的打濕了，並把他們的拳頭擰在桌子上，因為那桌子之在他們看來竟自動搖得同海船似的，他們又舉起沈醉的大眼四周顧盼着，彷彿要拿眼光把一切不能取得的東西一概吞下的一般。別些人因為在朱紅桌布的食具中間行走，於是一陣腳頭把些象牙腰佩和玻璃製的梯兒小瓶踩個稀爛。歌聲遂也同着那般在破樽中間瀕死奴隸們的呻吟混成了一片。